

咬舌頭的女孩

我還沒有回到診所，那邊就不停來電催促，告訴我有個焦急的家庭，前一天就上門要求見我。恰巧我自己也在看醫生，雖然預約，卻總是不準時，偏偏這天還有個女人一直想插隊，讓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

趕時間、趕車、趕人潮，大城市的節奏，讓我這剛剛渡完暑期的城市人也難以應付。狼狽萬分地回到診所，這一家三口已經在等著我。

一個九歲的小女孩，長得十分可愛，長長的睫毛，大眼珠不停滾動。

她的父母迫不急待地向我解釋女兒的問題。母親還用手提電話拍攝了女兒發病時的面部表情。原來這沉默的小女孩，有自己咬舌頭的傾向，嚴重時把舌頭都咬破了。在母親的電話機上，還可以看到她不停地轉動嘴巴，好像作面部運動。

為了醫治這個小女孩，父母已經見過不少專家，也多次送她入院。在公立醫院沒有起色，就送入私家醫院，最近才在一間私家醫院住了十多天出來，最後也是證明沒有生理上的問題，但是前前後後已經花了幾十萬元。

現在他們被轉介來見我，女孩十分不願意，一直嚷著要走。爸爸解釋說，剛才他們註冊時，女兒知悉費用是照時間計算的，因此盡量不想浪費時間，為家裡省錢。

如此苦心的孩子，為什麼會染上如此奇怪的心理病？

父母來自國內，他們還有一個大女兒，比小女兒大三歲。為了給兩個女兒創立更好的前途，夫婦決定移居香港。來港後，為了協助生計，母親長期在別處打工，父親一個人帶著兩個女兒，在一家雜貨店工作，就住在店舖樓上，以方便照顧女兒。

其實小妹多年前就開始發病。為了照顧女兒，母親終於在數月前辭去工作，回家團聚。沒想女兒的病情不但沒有好轉，反而加深，而且對母親十分抗拒。母親振振有詞，認定女兒是受了家鄉一個嬸母搬弄是非的影響。

其實孩子的心病，總是離不開父母的問題。這小女孩所患的是一種身心症，心裡的焦慮，從身體上表達出來。她究竟焦慮什麼？這一家人並不富裕，卻不惜重金不斷找專家尋求答案，讓我心中十分不忍。我告訴他們，不必到私家診所來見我，太昂貴了。我請他們到家庭治療學院去做一個家庭評估，因為那裡有贊助，服務可以免費。

所謂家庭評估，就是從家庭系統去瞭解孩子的病態。我們一般會要求父母討論一些他們尚未解決的問題，同時量度孩子對他們的說話內容及互動形式有怎樣的生理反應，包括心跳頻率，手汗和體溫變化。

評估一開始，母親便急著指責丈夫壞脾氣，凡事不與她相量。來港七年，經濟毫無進展，反而負債累累，他的處世為人，沒有一宗事讓她覺得滿意。丈夫盡量不回應，被逼得急了，就怪她囉嗦。他委屈地說：「七年了，難道我沒有努力嗎？我不是像牛一樣工作嗎？」再說不下去，他就說，離婚算了。

小妹的生理反應，一直在超標，她的心跳，由開始時的每分鐘一百三十次，多次增強到每分鐘一百九十次。目睹父母的不和，她的嘴巴很自然地就轉動起來，好像在告訴他們要停止吵鬧！

這個為時半小時的評估，不但讓我們有機會看到夫婦間所面對的問題，也可以了解孩子的心結。大女兒雖然沒有出現問題，但是我請父母把她一起帶來。因為姐姐對妹妹的觀察，有時會比大人敏銳。果然，姐姐向父母提供很多他們意想不到的心聲。原來她知道妹妹與她一樣擔心父母，看到他們天天爭吵，心裡很是不安。兩姐妹在學校成績都不錯，妹妹尤其成績優越，就是不善說話。她們知道父親辛苦，盡量不去製造問題。

父親說：「她們都很乖！很明白我的苦處！」說起這七年來，他是亦父亦母，而無論他怎樣努力，都無法為家人帶來生活的安定。鄉間還有老母親，這也是他憂心忡忡的地方，說著說著，一個大男人就流下淚來。

父親在哭，母親也在哭，這一對聚少離多的夫妻，從來沒有機會學習如何互相配合。一向以來都是父親與兩個女兒相依為命，現在妻子從外地回來，要取回母親的角色，談何容易。兩個一直盼望母親回家團聚的小姐妹，也無法適應那本來是遠距離的思念，突然變成近距離的管制。

只是一直以來，全部重點都放在小妹的嘴巴及舌頭，讓父母都不必去處理他們自己的矛盾，而他們中間的矛盾，正正就是小妹不停咬舌頭的主因。

這是一個移民家庭的悲哀，他們離鄉別井，找尋一個更好的將來，但是種種原因，不但事與願違，女兒還得了莫名其妙的病，他們無法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

面對自己內心的無助與徬徨，父母不再互相指責，姐姐和妹妹也跟著不停下淚，他們的遭遇，實在有太多值得一哭的地方！母親拿著紙巾盒子，一張張地把紙巾遞給她的家人，讓淚水把一家人連接起來。

七年了、七年來的哀痛，一個男人的孤獨掙扎，妻子無法理解，因為她自己也在獨自掙扎，但是兩個女兒，卻一切都看在眼裡，藏在心中，孩子愛莫能助，只有為父母咬爛舌頭。

有趣的是，小妹在這一個多小時的傾談過程中，完全沒有咬舌頭，也沒有轉動嘴巴，只是親切地依在父親身旁，默默流淚。

最後，治療師鼓勵她隨著姐姐走到父親面前，要求他不要老是提出離婚。父親說他只是生氣時才說的。姐姐說：「不是的，你有幾次已經收好行李，要回鄉去！」

他們傾家蕩產，為女兒找尋病因，而病源，就在眼前。

看到女兒如此為他們著急，父母也很受感動。妻子坐到丈夫身旁，對他說：「我們學習如何相處吧！」丈夫如釋重負，又哭起來，但是這次是放鬆的哭，他說：「你知道我有多累嗎？」能言的妻子本來不自覺地又想說一番話，但是她在治療師的提醒下，把話收回，反而用手在丈夫胸前輕輕撫慰。

兩個孩子看到父母承諾接受夫婦輔導，學習改善關係，也安頓下來，十分期待地離去。

父母活得不好，孩子也沒有可能活得好，家庭評估，讓我們在很短時間就可以解讀孩子的焦慮；可惜的是，我們往往為孩子提供很多個人評估，就是沒有考慮家庭的因素。